

●清流漫谈●

# 藕花深处

□吕绍联

我的老家属皖东水乡，人们有种藕的传承，那里流传着“五月花香藕，六月嫩茭白，七月鸡头米，八月老菱角”的生活谚语。农历五月初，绿叶红花，满铺池塘。荷香别样的清新，别样的悠长。人走到哪里，香就飘到哪里，真是映日荷花别样香啊。入夏，家家餐桌是少不了藕的，有灌糯米炒藕、莲子糯米粥、咸蹄炖藕段、炸藕夹、糖醋藕片。

让我难忘的是1959年初春，庄子的藕挖尽了，菱角和鸡头米也难找寻。全村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大坝这口野藕塘。提起这大坝，老一辈人知道，这是老祖宗在打造七里圩挑圩埂留下的，宛延的坝沟，长约2500米宽50米。人们习惯称这道弯弯曲曲的沟叫大坝，她是众鸟的栖息地和天堂。这不，特殊年代，村子的人一起涌向了她的怀抱，尽情吮吸她的乳汁。据说那三年之后，经过了多年的休养生息，大坝的藕才得以“起死回生”，又是一片绿荷满塘，藕花飘香。我1961年初离开了故乡，本以为大坝的藕永远不存在了，以至于几次路过故乡，都特意绕她而行。

对于大坝的藕塘，我有特别的记忆。每逢荷花飘香，总会跟爸妈一起下到大坝里打

莲蓬、拾鸡蛋和野鸭蛋。特别是夏末初秋季节，大雁和农家的鹅鸭一起鸣叫，像是一台百鸟的二重唱。大坝两岸和坝中小岛满是柳树、朴树、桑树，那里住的黄鹂、白头翁、斑鸠、翠鸟也会即时加入，为这部二重唱添加美妙的和声。白鹭和鸳鸯是这片水域的精灵，一个临水掠鱼，一个戏水传情，各有各的喜欢，各有各的乐趣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，人们扩大粮产田亩，把各庄的藕塘填了，大坝藕塘当然在劫难逃。刹时间，水乡就是一大块光秃秃的平地。大雁、野鸭走了，常见的鸟也没了，就连麻雀都很少见了。

几十年没有回老家了，我在城里，乡愁随着年轮的增长而增长。近几年，老家的侄孙们跟我说，镇政府响应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号召，开始了退耕还林，退耕还草、退耕还藕的行动，在大坝的原址上打造千亩藕湖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已经有了变化。藕高产了、莲子增量了、鸟也多起来了。经过招标竞争，我的两个侄孙被聘为藕湖生态监督员和鸟类卫护员，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藕湖鸟、野生动物不被偷猎，保持这千亩藕湖的生态平

衡。听到此话，我坐不住了，凌晨就已坐上回家的公交车。

车在藕湖堤上行驶，秋风送来了别样的清凉。远处的绿荷在摇动，一支小船从车旁绿荷中钻出：“小爷爷，小爷爷，我们在这呢！”我刚从车上走下来还未定神，就被大侄孙接进了小舟之中。他们荡起双桨，穿行于藕荷之中，不一会把我带进藕花深处，原来这里是个小岛，岛大约1000来平方米。岛上青草依依、绿树悠悠，最高处修建一个草亭，中间有桌凳，岛南有一草庐，屋面似乎被有意加工过，茅草很顺很整齐。

“咚咚”，草庐传来木鼓般的声音。我们径直向草庐走去，房门口站着一对男女，他们打拱说：“欢迎爷爷光顾藕湖岛。”原来是我二侄孙夫妇。屋内异常清凉，还有简约的大锅灶，锅灶内草火通红。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起，共享天伦之乐。桌子上有八道菜，其中有六道菜取材于藕塘，他们分别是糖醋花香藕、老莲子炖甲鱼、凉拌水芙蓉、四喜藕丸子、花子鸡、嫩荷卷百叶。其他菜不奇怪，这叫花子鸡真是意外，我问怎么做的。二侄孙告诉我，这可有秘籍。鸡一定是散养的草鸡，不能老，也不能嫩。裹荷叶也有讲究，太嫩入火易化，太

老荷叶清香进不了鸡肉中。荷叶包好要用细铁丝紧紧地勒住，外面泥巴一定要用黄泥巴，要先在平地上攥熟了再一层一层裹住荷叶。先文火再中火，烘烤到油欲从泥巴向外渗出时，再放置草沫灰里温着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叫花鸡就熟了。剥开泥巴、打开荷叶，香味扑鼻，人人馋涎欲滴。我们打着趣，品尝着。侄孙问我：“小爷爷，这味道怎么样？”我回答：“这哪是叫花子鸡，应该是小康鸡啊！”大家都笑了，笑得那么舒心、那么甜美。

那一夜，我醉了。秋后的藕湖是美的，是生动的。

清晨，我被岛上鸟儿唤醒。薄雾声中，有柳莺、喜鹊、黄鹂、百灵、白头翁，当然还有斑鸠，因为它的声音很特别。朦胧中我依稀见到了白鹭和翠鸟的身影。

我捧着莲花，披着荷裳，兜着老莲蓬，告别乡亲和后辈们，在司机的催促下依依不舍地登上公交车。孩子们向我喊到：“小爷爷明年秋天再来。”待明年，等你们把大雁和野鸭子引回来，我会带着一大群人，来看看我可爱的故乡、美丽的藕湖。车走远了，我还朝着藕花深处，深情地眺望着……

●灵湫微言●

# 千秋之秋

□夏锡生

吾邑天长，别号千秋。以秋冠名，秋光秋色，似乎格外诱人。

我幼时的一位同学在东北待了大半辈子，近日返乡省亲，她颇有感慨地说：“故乡给她最美的印象莫过于秋！”的确，北国之秋，稍纵即逝。中秋一过，长城以北便风刀霜剑、水瘦山寒了。而此刻我千秋大地碧空如洗、云蒸霞蔚、鲜花盛开、草木青青、秋实满枝，真所谓清秋佳日。

一进九月，秋之神悄悄地缓缓地展示她的温柔与妩媚、慈祥与慷慨。直至十一月下旬，凋了最后一枚悬铃木的残叶，剩下剩槐虬枯的枝干，垂下芭蕉高傲的翠羽，才算秋的终结。

这中间九十个日日夜夜，人们在和煦的秋风中，在耀眼的秋阳中，享受着秋神的赐予。

灿烂轻柔的阳光洒满大地，街头绿地中的波斯菊撒着娇笑对晴空，那排色竟是那般晶亮，令人马上想到豆蔻年华、光彩照人的少女。一丛丛一片片的美人蕉、一串红，绿与红的对比那样的强烈，似乎觉得她们在鼓足力气，较着劲儿，向人间显示他们生之欢乐，如火的青春，如诗的风采。没有怅惘，没有忧伤，一门心思把美的韵律洒向人间，全然不管秋之将尽，那强劲的寒潮会带来霜的肃杀、风的

的毁灭。

这时节，您切要时时提醒自己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正是橙黄桔绿时”，莫辜负这韶光锦绣，把如花的岁月轻抛。闲步新治理的南城河和森林公园，看林丰池静，赏黄叶，听寒蛩。去胭山，红叶之秋溢彩，任目迷旌摇。您还须抽时间，到城南小学为纪念百年校庆新辟之“书香苑”广场观夜景，会让您留连忘返，一步一回头。莫贪睡，登二凤山护国寺“义城”上，看那满天彩霞烘出的旭日，留心目送夕阳残照里天空间的归鸿。

金秋虽美，当然不等于绝无悲秋。梁明伦同志以身书写了一篇悲秋的最佳章，他于1946年的中秋节壮烈牺牲，那一年，他在天长、高邮一带开展游击战。9月10日，梁明伦和部分游击队员在天长大通镇太平村被敌包围，分四个小组突围，敌人紧追不舍，遂藏在一个竹园里，且打且退，到一土地庙旁与敌对峙，终因寡不敌众被杀害，年仅28岁。

尤须记，秋乃人的生命律动呈最佳态势的季节。知识海洋的畅游者，小康事业的开拓者、创造者，最关紧要的是：乐观进取，惜寸阴，积学识，建功立业。要像千秋之秋那样，温和如处子而不乏明快，色彩绚丽而忠诚慷慨，成果丰硕。

●菱溪物语●

今年4月，我有幸成为疫情防控一线志愿者。上岗那天，一个叫舒主任的人亲自开车接送我们。卡点设置在交界处公路旁，在简易的工作棚里，换上防护服后，我的任务是对来往劝返车辆进行情况登记和发放通行证，是一个直接与各种车辆驾驶员打交道的工作。

登记工作是一项轻松而简单的工作，也就是将驾驶员的车辆行驶证，填写在一张有姓名、车牌号和随乘人员数的通行卡片上。可要遇上不配合的驾驶员，那工作就变得一点也不轻松了，往往这个时候舒主任会赶来解围。他面对许多不理解的言语，一点也不感到委屈，他说他每天解决很多像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不理解我们，我们却要理解他们，我们工作的最终方向是方便出行。在卡点，他的电话最多，都是处理事情和解答问题。一天的工作结束，还是舒主任亲自开车送我

# 难忘的日子

□简宏明

们。在车里，我们听到舒主任的声音已经嘶哑了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声音嘶哑没事，早晚喝点盐开水就好了。”

后来，我到了新的卡点，那是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，每天都是昼夜24小时轮流值岗，社区干部更是24小时吃睡在社区轮流巡岗。社区专干李晓琳处处起带头作用，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坚持一线。小区组织发动开展全民做核酸工作，协助上门为卧床老人做核酸，巡回卡点运送后勤物资，为居民购菜送菜等，都离不开她的身影，她的存在拉近了卡点与居民间的距离。

在她的影响下，一个在保洁公司工作的何阿姨主动要求到卡点做志愿者，并为卡点所有一线志愿者免费赠送水杯和毛巾，深受大家的称赞。有一次，一个中年妇女来到卡点，说要给老人买高血压药，但是说不出药名。何阿姨就把字迹模糊的药盒拍成照片发



墨笔果菜 石鲁绘

●让泉诗韵●

# 风车

□陈若祥

风起的时候  
七彩的风车再次旋转  
一如你的笑容再次绽放  
一如童年的记忆再次折转

时间坍塌  
曾经的话语渐渐模糊  
那些萦绕在耳畔的精灵  
正唱着歌，引向远方

长风吹过，风车在转  
一起打拼的兄弟即将转战他方  
永不散场成了最美的谎言  
相信远方的人正迈步向前

就再谈一谈十里春风吧  
谈一谈虚构的狮子  
谈一谈流转的日子  
走过的路留下了不凡的足迹  
等待的人滞留在了春天

任性的孩子安静下来了  
要走的人都走了  
我，还在原地  
风，不请自来  
风车，依然在转

# 夏之诗三首

□徐以成

## 夏时

细雨无声洗细尘，暖阳高照暖心身。  
清风掠过生清气，夏日光阴夏日人。

## 夏雨

惊雷滚滚浪涛涌，雾水纷飞绕上空。  
欲问此年天怒喜，引来雷雨落家中。

## 夏花

花艳蜂蝶舞，人贤老少尊。  
人花相对映，灵气满乾坤。

# 月色网不住一缕乡愁

□郑雄

能发声的鸡鸭猫狗鸟  
还有无嘴的二胡  
都已迁徙，偌大的后院  
就剩一只鸣蝉

后院是座大戏台  
二胡一拉弓，鸡鸣狗吠  
奶奶便解下长围裙  
唱《刘海砍樵》

父亲在城里日红红火  
留守的爷爷  
手牵奶奶，肩背二胡  
晃悠悠悠进了城

月色网不住一缕乡愁  
寒蝉鸣，秋风凉  
仿佛又听见，空寂的  
后院，琴声悠扬

